



# 幻想与真实

化批判

周 宁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谨以此书  
纪念我已故的  
导师陈瘦竹先生

## 导 言

我曾用几年的时间研究戏剧，知道戏剧是美好的。

每天晚上，铃声响了，大幕徐徐拉开，一个新鲜活泼、色彩丰富的想象世界被创造出来。我们梦幻般进入其中，过一种激动人心的生活。剧场墙外那个单调冷漠的世界消失了，还有枯燥的工作、可怜的烦恼，甚至自我。多么美好啊！这个想象的世界里有欢乐、有痛苦，有大仇冤、大恩爱，有大起大落大开大合，唯独没有平庸。

很久以来平庸一直侵蚀着我们的心灵，我们时常陷入无聊的虚默。直到这一天，我们在戏剧中发现新生。想象在这特定的时空中，突然变成真实。人生被戏剧化了，一切都在耀眼的光辉中显得那么美好，甚至痛苦也是美好的。然而，一切美的东西都是那么易碎、易逝，脆弱得让人忧伤。想象是一种值得珍视的经验！它始终处在历史与社会组织的边缘，却占据着精神的核心，它从虚构内部升起一团智慧与希望之火，照亮这个落寞平庸的世界。当然，很多人相信自己并不需要艺术或想象，这也是事实，我想起萨特说的：“……世界完全可以不需要文学，但也可以不需要人。”

我写过不同领域的书，做过不同行业的事，从经济到文化，但只有研究文学时，我才感到认真。尤其是近年来，我越来越强烈地体验到在想象中工作是一种享受，承认它们的存在，认识它们的思想，分享它们的感情，文学能使我激动，使我高尚，使我变得沉静、深刻。

文学写想象中的人生，批评写理性审视下的文学，表面上看对

象一是人，一是书。实际上两种活动都是在写人生，写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理。任何时候批评不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理解人类存在的方式与环境，它就会失去价值。有人主张批评是封闭自足的文本解释，有人则认为批评是政治、社会批判的例证。过于浪漫或过于现实都会使一种智慧形式陷入困境。内部研究像是在编一部辞典，封闭在语言中用词解释词；外部研究像是在编一部百科全书，用词来解释世界。而真正的批评则应包容二者，符号与世界，既了解虚构文本的结构规律与意义，又揭示文本在其现实文化语境中的动机与功能。我正是在这种前提下选择论题，进行思考的。

本书按研究对象的文类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幻想中的英雄”属于小说研究，以《堂吉诃德》与金庸的作品为典范文本。金庸的武侠小说构筑幻想的英雄世界，《堂吉诃德》解构关于英雄的幻想，然而正反两种形式都在关怀幻想的叙述在文化秩序中的仪式功能。我们力图通过对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最大众化的文学样式的分析，揭示幻想中隐喻的道德、知识与文化心理内容。这里既有文本形态的细读，又有文化批判的发扬。从某种意义上说，通俗文学表现了一种文化中最普遍的原型化情结，它深入到每一个个体的内在精神之中，又在不同文化范畴中随时随地表现出来，从社会习俗、信仰形式到文学艺术。一种文化是一个统合的整体，其中的每一部分都可能成为整体的象征或说明。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正是在这种生长性的同一结构中，批评从知识导向智慧。也正是在这种文化整合的视野中，大众的通俗文学与精英的高雅文学获得了同等的价值与意义。我们无法比较谁比谁深刻，只是表现深刻的形式不同，或者因为我们的传统偏见注重或无视这种深刻。

在从小说文本到文化语境的批判过程中，我们发现通俗小说与诗歌处于文化秩序的两个极端。前者以因果的形式维持文化的

同质结构；后者以创新的形式推动文化的变革。从通俗小说进入杨炼朦胧玄奥的诗集《礼魂》，我们已从文化象征的一个极端进入到另一个极端，而正是在这悬殊的两极间，批评得以从最深广的领域考察想象的文学在文化秩序中的功能。

本书的第二部分研究文化语境中的诗。

文学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不只是要创造美，它还以想象的形式启示真理、辨别善恶是非、表现焦虑与关怀、失落与希望。它是一个像自然一样丰富、一样纷杂的世界，批评家像是在绘地图。批评毕竟是一种科学，应该努力使前提明确，概念一致，并具有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在《礼魂》研究中，我从抒情意象的戏剧化过程中寻找结构原则。《礼魂》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启示录，它记载了这个民族精神深处的不安与忧虑。这种东西在文化的通俗层面上，是感受不到的，它存在于集体无意识中，关于生的意义与死的恐惧，关于虚无与信仰、时间与命运等等。诗人是一个种族中最敏感的一小部分，他们搅动了文化秩序掩盖的深渊，而当他们从深渊走出来，在光明中沐浴那颗创伤的心时，所有的人都被感动了。人们开始猜测玄奥的语言与离奇的意象所包含的启示。人们希望诗人成为圣徒，把智慧之火举到高处，引领大家踏着诗的节奏与韵律前进。

诗人的话是现代神话，批评从中破译想象的代码。当我们发现《礼魂》诗集暗隐的意义代码时，一个令人惊奇且忧虑的线索出现了。这个代码与整个一代人的普遍精神历程在内在结构上是相同的。于是大到时代精神，小到诗集意象系统，文化统合的一体性再次将想象文本与文化秩序贯穿起来。

理论前提与研究方法的一致性是一本书的整体性核心。我最初注意《礼魂》这部作品，是十年前的事，那时候我就开始循着从文本细部分析到文化批判的途径，思考这部诗集以及这部诗集所意味的哲理与观念语境。一种批评方法的成立，必须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它可以用于各种文类的研究，从小说诗歌到戏剧散文。若干

年后，当我考察戏剧形式在不同民族历史上的命运以及决定这种命运的剧本话语形态时，文本——文化的一致统合性思考再次启发了我。深入的研究使我发现在戏剧中最核心的、互为表里的两个问题——话语形态上的对话与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在中西两种戏剧传统中有着不同的表现，而造成这种差异的，恰恰是不同的语文传统，不同的文化传统。了解了差异的形态以及造成这种形态的原因，就了解了不同戏剧传统的本质。第三部分我们从中西戏剧的兴衰史入手，分析剧本，从戏曲到话剧，再将剧本的话语与意识结构放入文化语境中，找到其同构点。于是戏剧文本缩印了文化，文化语境又解释了文本。承认差异，加上理智的态度，就会认可不同艺术传统的平等意义，这是文化中最可贵的宽容精神。这种精神的培养与发扬，是人类进步的保证。

很多批评家都在强调文学作品的自足与内部研究的有效性。这种观念与方法几乎成为本世纪西方批评的主流，以美国的新批评与法国结构主义为代表。实际上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的界限都很难说清楚。怎么谈得上自足？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散文创作中。本书四部分犹如四篇论文，每一篇研究一个文类中的典范文本，批评前提与理论方法的系统一致性又把它们联结成一个整体。第四部分在不同文化交流的格局中探讨散文可能昭示的意义与实现的功能。在中西文化的碰撞点上，我们开始剖析林语堂的三部书《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与《啼笑皆非》。林语堂想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用中国文化的精华拯救西方陷入困顿的物质文明。可是，文本的进展是否实现了作者的意图？是作者在“写作”还是既定文化结构与传统在“写作”或假作者之笔“写作”？我们感兴趣的不仅是作者在作品中讲了什么，而是他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讲这个，不讲那个。于是，文化的语境再次浮现出来。作者当作现实叙述的，实际上是幻想。而当作者想把幻想变成现实时、就无情地陷入荒唐。任何文本都无法逃避文化的既定视野。文本无

法超越文化达到某种理想的客观或超然。写作成为文化实现自身的方式，文本始终是文化的结构产物。任何文学性的想象，都是在文化的既定秩序中进行的。就像卡西尔所说人是符号的动物那样，人也是文化的动物，文化是人生存与思想的“共业”。

本书用一种方法贯穿始终地研究了四种文学类型的典范文本，从而涉及到文学活动的全部领域。笔者一直以文本分析为基础，以文化批判为背景，在广阔的领域里考察想象的文学的意义与功能。批评不能没有作品的基础，也不能没有理论的升华，而将这特殊与一般连接起来的，恰恰是文本与文化之间那种同一性的结构原则。在文化的统合形态中，任何范畴都与文学的理解密切相关。前苏联美学家卡冈曾提出过“在文化的统一关联中”思考艺术问题，这是批评的大视野，为健全的文学研究做了总体规划。诺斯洛普·弗拉亥在《批评的途径》一书中也指出：

“即使批评充分意识到文学的历史，文学之外的历史也不应该消失，不应该为批评家所忽视。同样，将文学看作是一个自足的整体并不是将它从社会语境中独立出来：恰恰相反，这样做更容易发现文学在文化中的地位。批评总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关注文学的结构，另一方面关注构成文学的社会环境的文化现象。如今，二者之间相互平衡，任何一方排斥另一方，批评的视野就会出现偏差。如果能保持批评处于恰当的平衡中，批评家从作品评析发展到更大的社会问题的讨论的理论过程就会更富于智慧。这种主张不须要，也不应该归因于人们不满足于批评作为一个学科的界限，实际上这是社会语境意识的必然结果，任何一位有思想的批评家都具有这种意识。”<sup>①</sup>

文学是想象的创造，它有看似不着边际的、武侠小说式的幻

① Northrop Frye "the Critical Path"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1)  
P24—25.

## 导言

想，也有显示出哲理的散文式的想象，然而，不管它们以多么非现实的形象出现，总离不开文化统合的视野。所谓统合指的是文化观念的整体性，它在时间中持续在空间中同一。任何精神现象，不管是宗教信仰还是科学概念，不管是政治经济制度还是文学艺术的幻想，都是同一意义原则下的象征表现。个体形态与整体模式在结构原则上具有同构性。

文学是文化的隐喻。在文化整体语境中思考文学的想象文本，文学就成为文化的范型。我们可以从文学文本理解文化的结构；也可以用文化结构阐释文学文本，所谓互为阐释，互为观照。文学批评本身就是文化批判，想象在批评的审视下，会静静地呈现出文化的内在秩序。

写一本关于文学的书，就像过另一种生活。无论什么时候，拥有一个想象与思考的世界都是拥有一种自由与美。写作是机会，是成长，可以逃避无聊的噪音，把自己留在一片澄明的事业中。写作像是在单调灰色的背景上编织绚丽的彩虹，在沉静中思考，在沉静中感动，直到那一刻，我们感觉悠远的笛声已在心灵的深处响起，所有的灯都亮了。

这个冬夜，我又开始写文学的书。上一本封笔的时候，我还在南京，在 1991 年，也是冬天。

# 目 录

---

## 导 言

---

### 第一部分 幻想中的英雄

<b>第一章 绝望的正义</b>	.....	(3)
1 不必凯旋的英雄	.....	(5)
2 梦里苍凉	.....	(15)
<b>第二章 疯狂的逻辑</b>	.....	(25)
1 莫为人欺	.....	(25)
2 理性的忧虑：妄言即至理	.....	(36)
<b>第三章 夏日里最后的骑士</b>	.....	(41)
<b>第四章 成人的童话</b>	.....	(50)
1 从骑士到游侠	.....	(50)
2 侠之大者	.....	(58)
3 文学幻想与文化补偿	.....	(69)

---

### 第二部分 感悟之光

<b>第五章 “礼魂”之旅(上)</b>	.....	(81)
1 惊醒的悲歌	.....	(85)
2 生命的事实	.....	(87)

<b>第六章</b>	<b>“礼魂”之旅(下)</b>	(107)
1	超越之路	(107)
2	“仅仅是启示”	(117)
<b>第七章</b>	<b>比迷惘更沉重的思考</b>	(132)
1	想象的代码	(132)
2	苏醒后的歌颂与沉思	(141)
<b>第八章</b>	<b>思与诗</b>	(148)
1	料峭季节的消息	(148)
2	诗的感悟	(166)

---

### **第三部分 冲突的秩序**

<b>第九章</b>	<b>创造的集体仪式</b>	(173)
1	在统一关联中	(173)
2	群体精神与戏剧命运	(177)
<b>第十章</b>	<b>视界化的冲突</b>	(189)
1	戏剧世界与“视界”	(189)
2	冲突性的多元视界	(196)
3	非冲突性的一元视界	(209)
<b>第十一章</b>	<b>辩证的对话</b>	(222)
1	从文本到文化	(222)
2	两种话语与两种传统	(235)

---

### **第四部分 想象与现实**

<b>第十二章</b>	<b>说“吾国吾民”</b>	(259)
1	中国：想象与现实	(259)
2	失去现实性的幻想	(264)
3	交流的视界：亦东亦西	(271)
<b>第十三章</b>	<b>教“生活的艺术”</b>	(276)

1	从民族立场到世界格局 .....	(276)
2	诗意图的补偿 .....	(284)
<b>第十四章 屏障内外 .....</b>	<b>(296)</b>	
1	从幻想走向现实：“啼笑皆非”的尝试 .....	(296)
2	幻想也是解放 .....	(301)

---

# 第一部分

## 幻想中的英雄

我们都是用梦幻的料子构成的。

——威廉·莎士比亚



# 第一章 绝望的正义

去梦想那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去战胜那不可能战胜的敌人，  
去奔向那勇者不敢去的地方，  
去驰骋在那无法驰骋的战场。  
去爱，从远处纯洁羞涩地爱，  
伸出你担负太多忧虑的双手，  
去攀登那不可能攀登的星辰，  
这是我的探求；去追随那星辰，  
不管多么无望，不管多么遥远，  
去为真理战斗，绝不掉转马头！  
听到求救就全心全意去援救，  
我只知道忠于这光荣的探求，  
我的心只有这样才能够安详，  
直到我倒在永远歇息的地方，  
这世界将因此变得更加美好，  
没有人会被阴霾乌云所遮盖，

暴风雨后他越加坚强和勇敢，  
去攀登那不可能攀登的星辰。

——《唐·吉诃德》影片的主题曲

曾经多少次读《堂吉诃德》，很长一段时间陪那位瘦高的骑士生活在幻想中。如今厌倦感时常出现，生活日复一日地重复，晨昏之间塞满了现实而琐碎的事，世界开始模糊不清。也不知道是理性还是世故，我们变得无聊、偏狭，嘴角上挂着嘲弄，心地里早没有真诚，更不必说勇气、信念、原则、正义感、同情心之类。我们拖着沉重的躯壳在灰蒙蒙的现实中为虚荣与功利奔忙，怎么也激动不起来，振奋不起来。或许有一天，在漫长的无聊中我们再次陷入虚默。突然，那位瘦高的愁容骑士的身影在我们失神的眼前一闪，瞬间，在这奇妙的一瞬间，我们似乎感到一种久违了的心境。此后，旧友来了，在冬夜里聊天；某个黎明，提着旅行包走出车站；或者独自一个落坐在树荫下，总之各种场景中，堂吉诃德都有可能迎面走过来，或不知不觉地站在了我们的身后。渐渐地，尘封在记忆深处的美好梦幻开始浮现，那张真诚而忧郁的面孔映得整个世界鲜明起来。

这好像是不属于人世间的感动，它拨亮了我们心灵中的那盏灯，我们复燃起希望。梦幻般完美的世界还没有抛弃我们，真理正以一种奇怪的、疯狂的形式启示我们，让我们惊奇，注意它。

我们开始幻想，那位疯骑士大概是这个失去完整性与鲜明性的世界里的伟大的使者。真理在行动，我们有救了。凭借幻想的力量，我们会重获希望，信心百倍，充满正义感与同情心，真诚勇敢地生活。

我们以审慎虔诚的眼光重读《堂吉诃德》。成年的我们毕竟不会再像孩子那样浑然天真，但可以不失赤子的真诚。理性与批判精神虽然断了我们的后路，但还不会妨碍我们走入塞万提斯创造的语言魔幻世界，走入人类伟大的幻想传统中，重温旧梦。再高尚一次吧，从幻想中汲取道德自新的力量！

《堂吉诃德》有世界性的伟大，必有世界性的深刻。

## 1 不必凯旋的英雄

塞万提斯在塞维尔的监狱里开始写作《堂吉诃德》，那是 1603 年前后的事。

哥伦布在美洲登陆已有一百多年，冒险家们从新大陆劫掠来的黄金与白银已把一向贫瘠动乱的伊比利亚半岛变成纵欲享乐的天堂，可爱的教皇认可下西班牙帝国的疆土也扩大了几十倍，菲利浦二世的野心还在膨胀，可北欧人的大帆船已开始在海上向他挑战，无敌舰队被伊利莎白女王忠诚的骑士加海盗打败了，西班牙已经中气不足。

塞万提斯也五十多岁了，经历过很多坎坷，现在还在监狱里。他想写一位像他那样勇敢忠诚，充满幻想的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受到不公的待遇。这位独臂英雄不愿意像可怜虫那样伤感，哀怨世道黑暗，人生多艰。他选择了喜剧的形式。多么豁达，而且充满智慧。

堂吉诃德多少看上去都有些像他的主人塞万提斯，起码也是他的同时代人，故事当然也是同时代的事。开篇塞万提斯就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传记作者出现在叙述中，他在为一个真实的疯子立传，这个疯子有名有姓，各种遭遇实地发生，他的叙述态度几乎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可情节却荒诞不经。这种似是而非造成了最基本的喜剧性。

不久以前，有位绅士住在拉·曼却的一个村上……  
他沉浸在书里……深信他所读的那些荒唐故事都是千真万确的，世界上最真实的信史……总之，他已经完全失去理性，天下疯子从没有像他那样想入非非的。他要去做个